

个夏天地过去。一对天真的恋子，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，也渐渐地被海水浸透，发芽了。

秋的时候，因为一位丑陋的姑娘，长时间单恋着的美丽姑娘的峻拒，就捏造事实，轻易地就把她开除学籍，她的姐姐，父亲的谴责，父亲又不甚关心。

姐姐怀着缠满绿绿的青春的时候，这才真的感到，这就是一个要强的好胜，和姐姐就一个人跑到东京，地两生，茫茫的人海里，相当的职业，不得已，里也做过舞女，后来跑，情况就不大清楚，最后，不久回来在舞场里认识了，很快地就结了婚，跟她一块，那也是三年前的事情，对于父亲是不赞成的，既然她已到一个命运的寄托所，也就不再说什么，可是对于最爱的小女久惠却常常训诫着：

“别学你姐姐啊！和姐姐原意是相通，相同的温暖的爱情，父亲又怎么能懂得呢？也在姐姐上东京的第二年的春季，初次在中学毕业了，靠着父母捕鱼的生活，再也没希望进高中，决定上京去谋生，要离开海滨的时候，找到了久惠，让海风做陪客，他俩就在松林边话别，年青的姑娘，总是这样地，觉得此后空寂的，日子

谢挺宇 小说选

序 言

金 河

据说，荆轲刺秦王没能得手，主谋燕太子丹见势头不好，逃到了辽南。辽阳附近的太子河因此得名。河不大，还经常闹水灾。就算这事是真的，同中原、沿海比，东北地区也开发较晚，传统文化的积淀不很丰厚。在孔夫子率领他的门生为儒家学说奔走呼喊的时候，东北还是一片阒然的文化旷野。不过，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传统文化向东北辐射、扩散的进程。东北文化的躯干依然是中原文化。

东北地区少一些传统文化的沉积，也少一些传统文化的禁锢，增添了一些传统文化中少有的东西。在中原传统文化向东北扩散的同时，女真人、契丹人、高句丽人、蒙古人以及其他生活繁衍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，以干戈和玉帛的不同方式投入了创造东北地区文化的历史长征，并数度入主中原。后来，它们失去了盛世雄风，留下了渤海遗址，高句丽古墓，中京辽塔，萨尔浒古战场和努尔哈赤的福陵。除了这

些夕阳残照中的古迹还有什么？几百个难认的契丹文字、格登格登的木底鞋和旗袍？或者是民俗学家感兴趣的别的什么遗风？我想不是。我以为少数民族对东北文化的宝贵奉献最重要的部分是隐形的。由于隐形，所以常常被人忽略。这就是民族的心理、气质、个性和观念。剽悍好斗，勇于冒险，不構成法，善于吸收，坦率相豪，也有刁滑懒散。永久地浸润东北大地的这些文化成分给东北文化增添了可贵的力度。

移民也是东北的历史功臣。这些关内的饥民和流放犯算不上英雄豪杰。“闯关东！”难得一个“闯”字。没有点冒险精神，没有“豁出去”的气概，是难以在这块荒蛮而神秘的土地上创业生根的。直到今天，白胡子老爷爷的永久话题也是一根扁担两只筐的开拓史。

今天的东北是一个生气勃勃、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东北。它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几乎它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代表着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。它为东北人表现个性提供了世纪舞台，也为东北文学提供了令人着迷的原材料。

文化是文学的土壤。未见文学的参天大树从文化的不毛之地长出来。但文化准备并不完全决定于历史的长短。世界上不少没有悠久文化传统可供夸耀的国家和民族，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现代文化，包括杰出作家在内的科学文化天才密如繁星，使人眼花缭乱，趋之若鹜。

历史的，现实的，文化的，经济的，人文的，自然的，文学的，非文学的——不管从某一个角度看，还是从综合条件看，东北的作家不应该有弗如之叹，不该自卑，东北有条件创造出壮盛的文学局面，有条件出现众多的一流作家和作

品。

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十年中（1976—1986），东北地区的文学有了历史性的进展。一些早就饮誉文坛的老作家不断有新的突破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带着虎虎生气走上文坛。更大一批人正在狠劲擂响文学之门。我们有理由为此欣然，但也有必要自省——我们还没有达到本来应该达到的境界。

更新观念，开阔眼界，广采博收，交流借鉴，深入生活，改善体制，落实政策……文学本身的，文学以外的，个中原因和对策可以举出千条万条，条条都有道理，差不多都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，没说的，认真努力就是了。

但是，在这千条万条中，有一条是要经常注意的：创作主体的心态问题。我总觉得我的许多同行在创作和竞争中缺少必要的自信。我们靠爬格子吃饭，做梦都在爬，但又常常把自己当做文学殿堂的不速之客。有如小女子不得不击响大老爷堂前的皮鼓，在喝喝咧咧的堂号声中低眉顺眼、颤颤微微地来到堂前，一面“启禀大人”，一面心里嘀咕：“大人允许吗？这样说行吗？会不会挨板子？”文学殿堂中有成就大小之分，却没有老爷与小民之别。进入文学殿堂的人都应该有“王朝马汉开道”的气概。我非常欣赏杨大群同志的一句名言：“往写字台前一坐，我就是托尔斯泰！”充分自信的人是幸福的。我常常犯自信缺损症。

自信，不能理解为占山为王，夜郎自大，自吹自擂，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自我感觉良好”，因为这里充塞着狭隘、无知和盲目。搞文学艺术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，更有甚者简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，而对好听的话又过于沾沾自喜。这不是我羡慕的自信。相反，我觉得这

可能是缺乏自信的症候。只有缺乏自信的人才过于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反应。

作为一种可贵心态的自信是一种强韧的主体意识，即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意识。它要求自己对自己投信任票，相信自己的才干和潜能，对自己选择的合理性与成功坚信不移，并努力调动自己的全部条件去实现。不到黄河不死心，到了黄河也不死心，要跨过去。没有船，乘羊皮筏子；没有羊皮筏子，就游泳；不会游，可以现学。相信自己能学会，因为在母亲肚子里就演练过。为了达到既定目标，要做到不为鼓掌喝彩晕头胀脑，也不为蜚语流言鼓捣乱所为。

虽然自信是一种心理状态，但它的效应却远远超出了精神、心理的界限。古人云：人皆可为尧舜。这里讲的是道德实现。尚把尧舜当作有本事的大人物，这个判断也同样成立。人的潜力简直大得惊人，不亚于原子核。据西方有关学者研究，一个人勤学苦练、宵衣旰食干一辈子，自己的潜能也只开发了区区百分之四！倘把人的潜能比作核能，那么自信就是轰击它使它发生裂变的高速粒子！现代心理学家证明，信心不但能使人增添聪明才智，还可以改善人的气质、风度、使人的声音变得圆润悦耳，眼睛变得明丽迷人，甚至体型也会变得健美多姿。神了！倘若我们这些作家能多一些自信和强者意识，少一些自卑和犹疑，也许我们就干得更漂亮一些。

当然，文学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作家的自信能全部解决的。出书难，就是一个不大不小、不大好说又不能回避的烦人问题。跟外国同龄作家比，中国作家的作品大都偏少。过去，非文学的东西对作家侵扰太多，政治运动搞得人如惊弓之鸟，大批判，天天读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穷于应付，疲于奔命，

所以坐在写字台前的时间少得可怜。现在，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，或者开始得到解决，可是这惨淡经营，写出书来出不了，不是也够糟心的？也许这是中国作家天生的苦命？

不能出版，先放在哪儿，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”。这倒是好主意，但前提条件是作家们须是先富起来的万元户，不然老婆孩子都不会让你继续去创造废纸。走俏的书有两种：一是发行量大、有经济效益的通俗小说，二是有较高文学价值、能给出版社带来声誉的名家杰作。但是，这两类作品又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达标的。作家谁不想把作品往好里写？大文豪也不是字字珠玑，篇篇锦绣，何况一般？

自信不能在云端产生。成果往往是自信的培养基。哪怕一颗天生的自信种子，自信的结果总化作一缕青烟，自信也会枯萎。就算你的自信象钢丝一样坚韧，总是用失望的锤子敲它，也会脆化和断裂。金属也会疲劳。我们编辑出版《千山文库》，就是为分会作家把创作成果变成社会财富聊尽绵薄。希望此举能保护和增强作家们的自信。

在《千山文库》的编辑出版中，得到了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诚挚扶助。无论作者或读者都会感念此种远见和功德。

1988年4月

流星、殒石、尘埃

——自序

像给孩子们讲故事一样，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一个少年，他十三岁的时候，夏天晚上，他坐在老屋门前的一块木头上，小坪前有一片竹林，夜风吹来，习习作响，驱逐白天的炎热和蚊子，渐渐有了凉意。右前面是一丘水田，蛙声聒耳。他望着浩瀚的夜空，东南方银河灿烂，像一条宽宽的雪带，闪闪发光。在西北方的天空，似乎更广阔了，渺茫无垠，也有不少星星在眨眼，突然一颗流星划过深沉清凉的天边，不知坠落到哪儿了？他凝视着夜空，啊，流星，多美！

这个少年就是我。

这时，我外祖母还健在，曾经对我说：“一颗星就是一个人。”去年我第一次偷看了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下就想起孔明病重时，在五大原夜祭北斗星，魏延忽惶入帐，将主灯扑灭，孔明弃剑而叹曰：“主灯已灭，我岂能存乎？”后见一大星赤色，三投而起，隐隐有声，（想必是殒石击地了）诸葛亮就这样壮志未成身先死了。……

眼下，我看了这颗流星，如此耀眼，不知飞向何方？人与

星真有关系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星？我也有颗星宿？不知道。不过，要是我能够骑着流星在天空飞来飞去，该多好啊！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看一些书，才知道流星也是个天体，因为宇宙中天体间自然规律的发展和变化，在亿万年的光年前，它起身飞驰，又因为地球的引力把它吸引到地球这方面来。这颗流星钻过大气层时就以悲壮的自焚形式，把自身烧裂成许多石块，纷纷投向我们生活的大地。这些陨石有的重达数十百吨重，有的小如鸡蛋，默默地有的一头钻进深深的泥土里，有的裸露在地表，因没有机缘遇到高明的科学家，就永远没有人欣赏与研究。并且，又经过亿万年的风雨侵蚀，千百年来的战争的蹂躏与炮火的轰击，有的就化为尘埃，随着狂风，再散落在辽阔的大地上，幸而遇到和风细雨就渗透到泥土里，从这里开始，它才真正起到平凡而又神奇的作用。

据科学家的研究分析，原来陨石里包含着很多元素：金属与非金属，甚至还有稀有金属，它们在芬芳的泥土里，帮助高粱大豆水稻麦子和碧绿的蔬菜以及各种各样的水果，促进它们加快生长，结出富有营养丰美的果实，贡献给人们品尝它的鲜味，增强人们的身体健美和发展智慧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表面看来是陨石在起到应有的有益的作用。

年轻时，我就好幻想，在那凉风习习的夏夜，我就幻想过骑着流星遨游天空，那是一个美丽的幻想。而今我已年逾古稀，也时常用幻想来安慰自己，也许这是一种老年自我安慰症，虽说有点阿Q精神，但我做为中国人，接受了一些传统的封建国粹，自己又不争气，就难免多少有那么一丁点，只要与人无害，对自己的身体有益也就罢了。我想什么呢？我悄悄地自觉幻想，虽然任何人不可能是流星，因为说一颗星宿是一个人，不过是

美丽的迷信。任何人也不可能是殒石，因为有生命的人不可能与殒石相比，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可能是殒石。要说人早晚是尘埃，这是可以相信的，因为陆放翁早已说过，人是要变为稽山土的，但如果说能变为殒石那样的尘土，那就属于幻想，既然是幻想，人又是不大可能去约制的。

殒石的尘埃，曾经而且现在仍然起着有益的作用，那么世界上有人（实际上已有很多很多人成了尘埃，）如果在生前就有愿作尘埃的自觉，把自身献给人民，对人类的解放事业有促进的作用，那为什么不可以作尘埃呢？如果我这本选集能起到些许的类似殒石的尘埃作用，让读者了解一点人们的前进是多么艰难，要经过多少牺牲、流血和自我牺牲，才能对民族和人类伟大的解放事业做出一点贡献；那我就低眉合掌，轻轻说一句：“谢谢！”多么辛酸的一句“谢谢”啊。

请允许我写了这些不自量的幻想。我垂垂老矣，年轻人：请接受我诚挚的祝福，祝你们健康成长，焕发才华。读者诸君：希望你们有比我更多更美丽的幻想，经过磨难，在河汉间，你们会发出应有的璀璨的光辉，为后面的年轻人开辟一条更广阔更繁荣更美好的道路。

1987年1月28日沈阳

目 录

序言	金河
流星、殒石、尘埃 (自序)	
古城	1
三等避暑地带	17
雾夜紫灯	30
魂的乡愁	44
黄昏的路	60
泪	85
没有光的彗星	97
故事新记	127
黑牢红流	135
去国	146

狐.....	173
决心.....	191
第二代.....	195
豹子.....	200
穿插.....	207
验收员.....	224
我不过出了个小点子.....	246
邂逅.....	262
温暖的草地.....	292
断线结网（反特小说）.....	305

古 城

—

四月，愉快的天气。

太阳，暖和和地照在纤丽的白丁香上。蜜蜂拨花探蕊地忙着，人们是懒洋洋的。

怪闷的，又放春假啦。

——上哪儿玩去？颐和园吧，去过了。碧云寺，没有这股劲儿。南口，看长城，游十三陵，太远。哪儿去好呢？……自个儿在心里咕噜着。

串门儿去吧。走了一家又一家，碰了一个钉子又是一个钉子，独个儿还是在槐树下踏着原来的脚痕，倒数着脚步回公寓去，灰尘是扑着面哪。心里可带点怅然的愤怒的情绪：春天了，人们就不应该在家里？哼，我偏不出去！……

这一天，躺在床上，哼着西宫词，隔着短垣听小贩们怪有意味的叫喊声。一天的光阴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大半。

说不出去，才是假的呢，很早就上馆子吃了晚饭，自个儿拖着一条长影子慢吞吞地爬上城墙。在那么高的古城上，

远眺落日斜辉，碧烟笼树，够多么有味儿！

我在朝阳门一带城墙上徘徊着。大车，在城门洞轰隆隆的响着。煤灰染成黑脸的大汉，吆喝着赶着驴子。人们象水似地从洞口流进流出。我一个人沿着城垛子，数着砖头走：一二三四五……人是寂寞地走着。

城上长着野草，生着野花，转过一个堡垒，再往前走。

走，低着头。斜阳从西山那边射过来，幽然地。

看着城外的小河。那小河，冬天是满头满脸地裹着围脖儿，在上面坐过冰车的，花上两个大子。现在，河中浮着青苔，几只白鹅，无拘束地游着，漾着。偶尔摘一朵两朵野花，把花插在西装小口袋上，独个儿微笑着：现在，咳，我是占领了这座古城啦！

呸！我占领了这座古城？瞧哪！那一丛紫色的牛蒡花边，不是坐着一位穿浅蓝色衣裳的姑娘吗！这才怪呢，还有人肯到这儿来？

把脚步慢慢地放轻，心里想：您来这儿干嘛？把脚步又慢慢地放重：啊，她来画画的呢。

我不知怎样走到她背后去的，她镇静地不回过脸儿来，慢条斯理一笔一笔地在那画板上打着细细的线条。周围是静的，她也是静的；线条是细的，她的心也是细的吧。

那画板上钉着一张二尺来宽的图画纸，白白的一角，已被铅笔涂上远眺下的东交民巷的轮廓了。她朝城内远远地看了一些时候，再画上几笔，过后，又托着颐沉思，沉思……

再往前走，脚步是跟着一种意外的骚动的情绪走着，慢慢地。猛地回过身来，再走。我看清她的脸了。那是个略带圆型的少女的脸，双眼皮下遮着一层密密的睫毛，深藏着

一对清激发亮的眼睛。只是一瞥，她左手理下被风吹散的散发，又看上画板了。

看看城外的小河。眺望着远处的尘烟。再看她那不甚丰满的背影。我还是沿着一段短的城垛子，来回地走着。

黄昏的景致是幽美的，别有风味，可是只留下一丁点微弱的气息了。黄色的斜阳无力地映着天边的晚霞，象在画里。

她站起来，一双手两边向上伸着，似疲倦地。收拾了画具。一副苍白的脸上，两颊略微带点焦红，大概是不十分健康的象征吧。她淡淡地走过我的身边，慢慢地又下了城坡；晚风吹着她的黑短裙，飘飘然，飘飘然。

看她上了洋车。路灯象害病似地吐出灰黄的光辉，浅蓝的视线慢慢地模糊在远的人群里。

我默默地站着，顿觉忘了夜幕已笼罩。

二

第二天，我还是照样地上那边去。

深紫色的牛蒡花仍是浓浓地盛开着。风吹来，城草象老头子胡髭似的，摇晃摇晃，。但是，没有那位姑娘啊！

心头感觉开始空虚。手撑着颐，让斜阳的触手抚摸着我的脸，我的散乱的头发。我闷闷地站着，瞅着，瞅着；大街上的人象蚂蚁似地蠕动着；一辆黑得闪光的雪佛兰，不作声地从蚁群中冲过去，象一个大甲虫似的。

站累了，我铺块手绢儿，坐在牛蒡花边，——那儿是那位姑娘坐过的。嗡嗡的蜜蜂，在头顶上飞来飞去，绕着圈儿。

路灯亮了，一天又过去了！

我独个儿寂寞地来回咧！

黄昏的佳景，应是天天有，不管刮风下雨，都有一种味儿。这是第三天的黄昏哪！天气是晴朗的，太空中，蓝色的底片下，有一片片的彩云叠着，飞着。

一个愉快的黄昏啊！

当我在城墙上，再数砖头时，一个浅蓝色的背影又在我的眼帘中出现了，我很快地走过去，不自觉的。

脚步声打破了她的镇静，她猛地回过头来，象是微微地点了点头。我终于迟迟地说出：

“您来得早啊！”

她轻轻地应了一声，好象没有听真，那只铅笔又在旅行

了。我象放了一个四十二生的大炮，远远地返回来一个回声，什么感触呢？淡淡的哀愁和欢欣。

时间是快的。她的画稿刚成一大半时，西山边的斜阳，只留了一抹红脸哪！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拾缀好了画具，默默地点了一个头，就走了。走，一个柔和的姿势。我用眼睛送行。

两个年轻的西洋女郎，戴着两顶大大的软帽，淡青的骑马裤上套着紫色的西装，两匹骏马喘息着，低着头走，在城门洞进来，轻柔的笑声，随风飘到城上。浅蓝色的背影下的车轮，在马头前转着，转着。

“愉快的春假啊！”我是愉快的。心里想着那张未完成的画，就预期着明天的黄昏。真的哪！第二天我去的时候，

那张画已经涂上一大半的颜料了。

那画面，上面是深蓝的天空，下面一边是簇齐雄壮的东交民巷，一边是威严完整的皇宫，黄色和红色的瓦相映着；粗粗几笔的大街，旁边矗立着不少大院和洋房，槐树疏密相间，远远的一角，有几所影影绰绰的城楼，那么巍然。一张美丽严肃的画啊！

“画得真好！”那张画是值得赞美的。

她回过脸儿来，有点儿红。还笑呢，那无声的笑劲儿，从嘴角漾到腮帮儿，有两个浅浅的酒窝。她摇摇头说：

“画不好呢。您，您贵姓哪？”清脆的声音。抬起她的脚边的一本打稿簿，上面很细秀的写着三个字：宋安弟。用她的铅笔，在画稿的空白处，写上我的名字：周其俊。我指着簿面上三个字问她：

“这是您的芳名吧？”

她点点头。一面在画面上润饰着，一面说：

“您象南方人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杭州是我的故乡，家住上海。您呢？”

“我吗？”她的脸上浮上一个怀乡病者的微笑：“同贵处一样有名的地方哪！苏州。许久没有回去了啊！”叹息地。

“苏州，梅雨天的时候，骑着驴子，踏上城外的小路，有温和凉爽的风，我喜欢的地方呢。您想回去吗？”我忆起了那有诗意的地方。

“我要陪我妈，她太寂寞了！她喜欢这儿，我也喜欢的。”她接着又说：“故乡嘛，也有讨厌的。”

在一种他乡逢故人似的情谊之下，谈话的资料象石子击破水面似的一圈儿一圈儿的扩大起来。

她说她现在不上学，因为身体不好，高兴画就画点，她是喜欢画的。她还说下礼拜六她想到中南海去写生，也愿意我去看她画画。说起身体，我说去打球吧，总会好的。她的眉尖轻轻地蹙起来，她说：

“父亲啊！他前年死在意大利公使任上，肺结核是他的遗产之一！那年，那年我比现在还小哪，医生说伦敦那种雾天，对于我的身体不适宜，所以我同母亲先回国了，自后就没有见着父亲啊！——所以，运动对我绝了缘！”一种怅然的情绪，布满了被斜阳所返照的红脸上。我沉默着，想着：有朝一日呀，这位天真的姑娘是会被肺结核菌所啮倒的，那时候啊！——

我不敢想下去，沉默着，心里萌芽着一颗苦痛的种子，别人不知道的。

她把画全修饰好了，脸上浮着得意和沉思的微笑。用笔杆敲着画板，她那清澈的眼波闪动着，对我说：

“喂，您说这画叫什么名字好啊？”

“古城两个字好不好。”沉默中，经她的有灵感的眼光启示，我不经思索地说了出来。

“古城？好！挺有意思。”说着，在画纸的右角上，题上“古城”。下面写上：O·D·Sun·6, 4, 1930。

从城外飞回来的倦鸟的声声里，我和她下了城坡。她坐上洋车，扬了扬胳膊，梦似的微笑着说：“再见！”

三

往后我常有机会陪她去写生：到中南海画过水草，也到